

把校史裝進地圖 打包帶走

論文發表人：二十而立工作隊\陳浥潔、許哲兢

可不可以單點一份校史？

在二十而立工作隊成立以前，我和許多人一樣，沒有興趣也不打算翻開校史來看看，畢竟成大迎來百年已經可以用倒數的了，歷史越是悠久的學校，校史通常越厚重，自然是令人卻步，無法「熱銷」！這讓我想起一件事。

我經常在一間專賣各式創意套餐的店用餐，套餐好吃，服務也親切。不過，某次瀏覽菜單時，我發現竟然多了「單點區」，而且用粗紅線圍起來看上去多了幾分特別，但細看之後才察覺是店家把每個套餐的主食又設定成可以單點。為何如此？原來是老闆娘一直收到客人的建議，於是打破自己的堅持，開設單點區讓不想要太多飲食負擔的客人多點輕鬆的選擇。如此一來客人上門可以單點主食，也可以選擇來份雙主食。

那麼校史是否也能如此，擺脫「很重」、「很無聊」的刻板印象，成為一種輕鬆的選擇？若翻開八、九十週年的校史套書，可以看到編輯團隊似乎有這樣的企圖，把校史依照不同主題拆成數本，大



家可以先（只）挑選有興趣的主題來看，每本都不厚，確實降低了「閱讀負擔」，也讓我覺得過去那種「不看校史是0，看了就得是1」的厚重感消失了。如果校史套書可以單點成一本書閱讀，能不能單點成一張地圖帶走？

兩年前我與系上同學成立了二十而立工作隊，致力於探索校園中的白色恐怖歷史，而在工作隊轉譯白恐校史的行動中，發現八十週年以前的校史，鮮少提及曾發生在校園內的白色恐怖事件，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有關，但這樣的書寫確實忽略了學校也曾經走過一段風雨飄緲、人人自危的靜默年代。直到八十週年校史出版，校內師生涉入國家暴力的經過才真正現身，在九十週年校史亦增加篇幅。然而，隨著政治檔案、口述歷史、研究論文的相繼問世，白恐校史的書寫或許還有一些得以延伸的部分，例如涉案師生在課外的互動關係及彼此間的人際網絡，又或是他們為何被扯進這場白色風暴，被扯進之前與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消失的助教們

工作隊首先探索的是發生在1950年代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內的「吳聲達案」。二戰後，脫離日本統治後的臺灣迎來新的主人—國民政府，有人滿心期待美好的祖國到來，有人卻還沒從身分轉換的認同當中理出頭緒，但在日後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經驗，那就是一連串貪汙腐敗、通貨膨脹及各種社會亂象帶來的極度失望與憤怒。儘管如此，人們依舊渴望了解對岸祖國的一切，此時來到臺灣的外省籍教師於是成為新知識的傳遞者，帶來有關祖國的動態，深深吸引著本省的青年，例如工學院內的吳聲達、黃祖權及杜誠這些喜愛話劇的老師，便成為左翼話劇的傳播者，深受學生們的喜愛。

1947年，工學院院長王石安為了校內師資而向浙江大學招聘教師，當時就讀該校物理系的吳聲達便因此來到臺灣擔任共同科物理助教。吳聲達來臺後於1949年2月加入地下組織，負責領導及推動工學院的群眾活動，而愛好唱歌與話劇的他，於是在校內組成歌謠會帶領學生唱歌，後又在話劇研究會中結識擔任指導老師的建築系助教杜誠，兩人結識一段時間而漸漸熟識後，吳聲達便於1949年10月吸收杜誠。杜誠加入組織後負責與校內教授聯絡、增加私人感情，並從中尋找適合加入組織的人，此時杜誠注意到同樣愛好演戲、擔任建築系助教的黃祖權，於是吳聲達要杜誠想辦法接近並與黃祖權談話，以便了解其背景。

1950年4月，黃祖權經吳聲達吸收入黨，成為預備（候補）黨員，同時組織內開始傳出5、6月對岸解放軍會來解放臺灣的消息，為了接應解放，組織底下的成員開始依照上級命令進行相關調查，例如黃祖權就曾去調查學校附近營房的分布情形。此後三位助教經常聚在一起讀書、唱歌，受到許多學生的喜愛，但隨之而來的是情治單位的注意。不久，三位助教第一次被帶至臺南市警察局審訊一天，才被保釋出去，不過事情並未因此結束。1950年7月憲兵便直接進入宿舍先逮捕了吳聲達，再陸續逮捕了黃祖權、杜誠等相關師生，送往嘉義監獄。而後，吳聲達及黃祖權在判決確定後被送至綠島新生訓導處，於1954年因涉入再叛亂案，兩人分別被判死刑及延長感訓；杜誠也因軍人監獄再叛亂案而遭槍決。

上述的介紹乃依著時間脈絡說明，整個案件發生於1950年代的工學院校園內，其實不只吳聲達、黃祖權及杜誠，當年的白色巨輪還捲入了同校的圖書館

館長王幼石、建築系助教劉煜以及機械系學生楊俊隆（可參考九十週年校史—南方歌未央）。過去的時代不容許人們靠近，因此將近五十年的時間這段歷史是由國家「保管」，直到現今的普世價值才使我們有充分理解的可能與正當性，因此校史終於可以光明正大談論白恐。雖然1950年至今已超過七十年，成大流動著的是自由的空氣，但是我們願意再靠近一點，從校園空間的角度切入，便可以發現白恐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地圖作為一種方法（容器）

如果有興趣翻閱八、九十週年校史的人或許有機會接觸到吳聲達等助教們的故事，但有沒有更親切、輕鬆的方式？

在綠島新生訓島處擔任攝影同時也是政治受難者的陳孟和先生曾說：「要重建被抹滅的歷史，要先把空間建置起來。有了空間，故事才能填進去權勢，歷史才能離真相近一點點。」國家人權博物館建置的不義遺址資料庫，清楚地指認出白色恐怖時期用來刑求、監禁、審判、偵訊或槍決埋葬的「不義遺址」，這樣的指認固然有其意義，基礎建構出大眾普遍對於不義遺址在狹義上的認知與想像，卻也容易使得大眾在理解白色恐怖歷史時，輕易地將焦點投射於這些重大意義的地方，對於每個案件的起點與終點也形成越趨一致的理解版本——他們就是在這裡被逮捕、在那裡被槍決。

然而，關於白色恐怖認識，目光不能只停留在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方。事實上，在涉案師生被逮捕前，與他們有更深連結的其實是日常中的校園空間，例如：黃祖權是在學校「操場（今圖書總館）」散步時由吳聲達吸收；由黃祖權指導的話劇《欽差大臣》與《萬世師表》是在「大禮堂（今格

致堂）」排戲與演出；三位助教第一次被情治單位偵訊是先在「校長會議室（今成大博物館內）」才被帶至臺南市警察局；杜誠與黃祖權所調查的旭町營房正位在現在的「光復校區」；還有位於現今工科系館與資訊系館兩館後方之間空地的「建築工程館（已拆除）」則是他們經常出入的系館；以及單身助教們會一起唱歌、聚會、秘密討論的「教職員宿舍（今大新園附近一帶）」，這些空間是當時師生們的日常，至今依舊是我們的日常。那麼，對於這些空間的理解，能否作為過去指認的「不義地點」中進一步延伸和多加著墨的部分。

我們工作隊於是選擇地圖（圖一）作為盛裝這段白恐校史的載體，並且指認與標示出校園中與白恐案件相關的點位，賦予它們在案件中的定位。如此選擇一來是因為地圖的創作空間很大，從版面配置、美術設計再到文字圖片，都可以依照案件性質打造不同的樣貌；二來是希望透過點位與點位的串接，把這段案件中的空間、人物與故事說明白。另外藉由時間軸、人物關係圖、點位故事與人物敘述的交織，呈現出全知又細膩的視角。時間上，大至整個案件的脈絡，小至各個空間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空間上，大至俯瞰所有地點的相對位置，小至一個建築空間，皆可呈現於地圖中，讓案件的始末不會淪為兩點一線的想像。正因為地圖具有的視角不僅侷限在大尺度的時間觀，於是可以填補校史中缺漏的細節，並且以更親切的方式貼近大眾。只有當我們看得夠清楚時，才越能看見這段歷史與學校有多麼密不可分的關係。

外帶一份「吳聲達案」

九十週年的成大校史在內容、編排乃至於美學上都有所突破與創新，但校史的價值以及欲傳達的訊息終究需要透過人的閱讀來彰顯與接收，因此，「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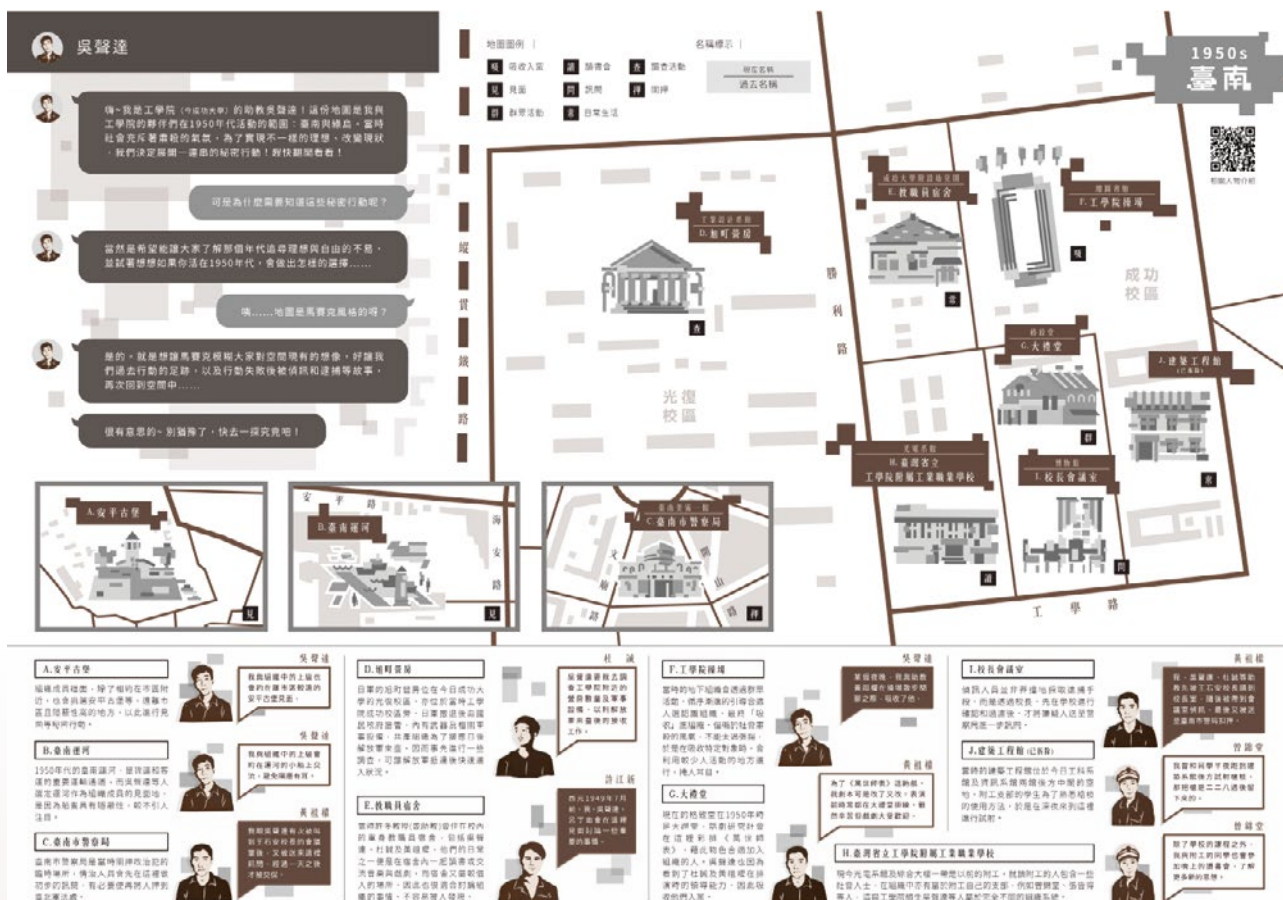


圖1 | 以工學院吳聲達案為主題的〈不懂事的代價—1950年代成大白恐人權地圖〉。

誰看？」、「誰會看？」是很關鍵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校史的定位與想像，但這不是三兩下便有答案的。不過，如何在自身因記錄歷史而必然具有的「史書性質」與能吸引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之間抓到平衡確實是書寫校史的課題。

正如前述所說，校史的厚重感總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那一張紙、兩個面的地圖會不會比較吸引人？工作隊開發出吳聲達案的白恐地圖後，曾在校內舉辦一場結合講座的走讀活動（圖二），參與者除校

內學生之外，亦有不少高中老師、校友及校外人士報名參與。每個人外帶一份「吳聲達案」走在成大的校園中、聽著七十年前發生在成大的故事，有了地圖便容易與過去產生連結，大家好奇地拿起地圖與眼前的建物空間比對，進而詢問起學校的過往與變遷。

參與者透過親身走入校園，用理解「一個老師或學生的校園生活」的心態，去看那些被貼上政治犯標籤的師生們，以及投射在空間中的故事，進而



圖 2 | 校史走讀當天照片。

解他們在獲得政治犯這個身份之前，是一位愛唱歌演戲的老師、是一位充滿活力的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雖然死於那個年代，但曾經生活在我們現在的校園裡。我想，能先有這樣的認識，才能客觀地理解這段困難的校史，進而產生一些自身的回饋，為這座校園的歷史記憶工程注入多元的想像。

現今的大學被期許甚至是自詡成為重視「自由」、「自主」的機構，一來具有批判的力道，二來有自我反思的能量，能接受社會上難容忍的實驗性行動，能包容主流以外和來自邊緣的聲音，是個複數組成的場域。而校史作為映照大學的鏡子，也應當如實反映和內化這些特質，不應該只是單純帶著懷舊濾鏡、典藏過去，亦須誠實且勇敢地面對學校的「負面遺產」（undesirable heritage）。

外帶校史可以是新的可能

從當代學生的角度出發，校史不只作為過往先人的追憶，也讓學生了解校園各個層面生成的脈絡，以及思考學校未來的走向。為此，如何面向不盡相同的過去而生，是校史書寫者得不斷反覆思考的課題。工作隊去年開發了吳聲達案的白恐地圖；今年製作的地圖則將目光轉移到工學院附工（今成大附工）學生張皆得身上（圖三）。由學生為主體展開的校史轉譯行動是新的嘗試，也希望能提供新的路徑和思維，讓校史能被帶著走、以多樣的形貌親近大眾，又能適當地回應校史書寫基於自身限制或立場無法顧及之處，進而打開公共記憶對話和討論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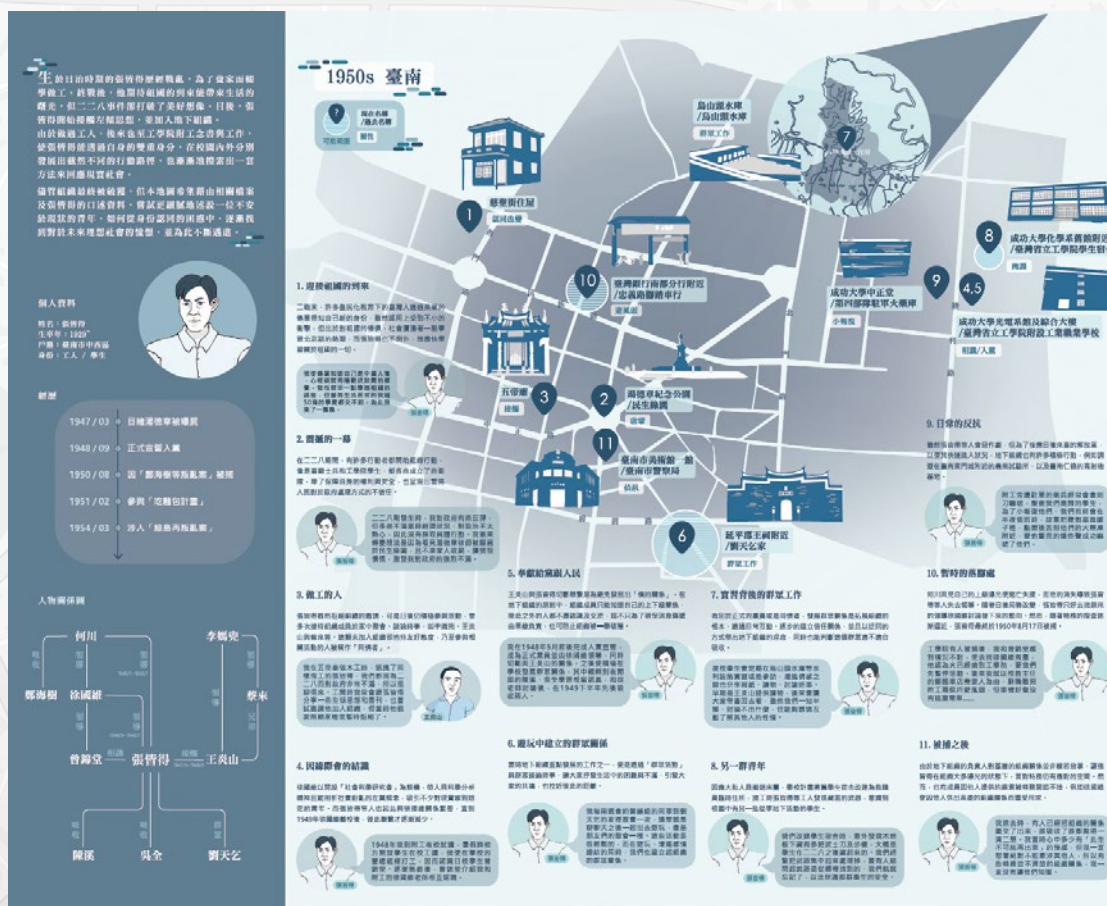


圖3 | 以工學院附學生張哲得為主角的〈一張工人學生的鬥爭：1950年代成大白恐人權地圖〉。

校史主編陳恒安老師曾說，如果大家繼續咒罵校史無聊，它也一定會如大家所意，繼續無聊下去。我相信0到1之間可以有很多可能，從成大與社會共演化的過程，可以切出許多精彩的剖面，延伸成一本書、一張地圖、一部紀錄片，或是任何其他，絕對不無聊。說到這裡，你想好要點什麼了嗎？如果還猶豫不決，不妨聽聽我的推薦，先外帶一張吳聲達案慢慢品嚐。

※本文部分改寫自許哲菟、陳滄潔〈成大校園白恐轉譯行動—以吳聲達案為例〉